

城僑系列

半生行跡

鍾瑞明普惠香江路

訪問・整理：張希雯

成長於戰後百廢待興
筭路藍縷的艱苦歲月
有幸見證並參與
香港半世紀發展歷程
心中滿是萬千觸動
更充盈無盡感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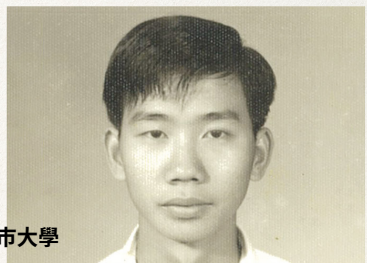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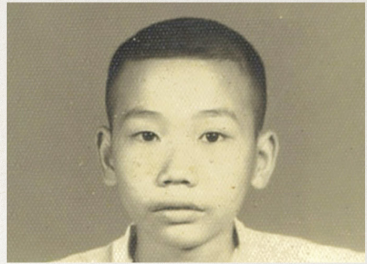


© 2026 香港城市大學



第一部份

溯源孩提城變 縱觀時代思潮





時代的巨輪無情碾過荃灣昔日的泥濘，上世紀五十年代，一座新市鎮在施展工程的轟鳴聲中拔地而起。一個從徙置區走出來的少年，正以踏實的步伐，一步步從基層屋邨走向歷史舞台。鍾瑞明的成長軌跡，不僅是他個人的奮鬥史，更是那一代香港人在時代變遷中逆境自強、破繭而出的縮影。

人類大腦深處的「海馬迴」，是一條幽深而蜿蜒的記憶長廊。對鍾瑞明而言，這條長廊的起點沒有華美顯赫的家世，卻裝滿了五十年代荃灣街頭的喧囂、德士古油庫的金屬碰撞聲與父親運送火水那沉重的車輪轉動聲，以及大窩口邨走廊上那終年不散的火水爐所散發的刺鼻氣味。



故事的序幕——鍾瑞明的童年，就像是一幅帶着塵樸而泛黃薰黑的底層生活畫卷。然而，這段潤物細無聲的成長歲月，求學成為了鍾瑞明最純粹的快樂泉源，也讓他得以抓住改變命運的繩索。年少時有幸遇上的一眾恩師，不僅啟發了他對數理幾何的熱忱，也建構出他往後終生受用的邏輯體系——他對數字的敬佩、對秩序、規則的敏感、早已在青少年時代悄然萌芽。

雖然上世紀五、六十年代的香港物資貧乏，然而卻充滿生機。鍾瑞明在荃灣新市鎮成長，完成了自我心智的淬煉與覺醒。這一部份，我們將見證他的青澀歲月，探尋其成長的各個重要里程碑。



第一章

穿梭徙置區之海馬迴

人之初・海馬迴・命運之始

當拆解人類大腦結構，會發現位於顳葉內側有一顆呈弓狀的、被稱為「海馬迴」或「海馬體」的重要構造，屬於邊緣系統的核心。海馬迴負責將短期記憶轉換並鞏固為長期記憶，同時協助我們記住事件的完整脈絡，包括發生的時間、地點及相關感受；它亦參與空間記憶與方向感導航，更與情緒處理密切相關，情緒狀態會影響記憶形成的強度與深度。因為彎曲如海馬，因而得名。

海馬迴是一條幽深而蜿蜒的記憶長廊。對鍾瑞明而言，這條長廊的起點，沒有華美顯赫的門第，卻只裝滿了上世紀五十年代荃灣街頭的喧囂、德士古油庫的金屬碰撞聲與父親運送火水那沉重的車輪轉動聲，以及大窩口邨走廊上終年不散的火水爐所散發的刺鼻氣味。

正是這些星羅棋布的記憶碎片，構成了他回望人生的重要坐標。

筆路藍縷・苦力・普通人

要追尋鍾氏家族之源，那是一座位於祖國山區大河邊陲的疆域——廣東河源紫金縣，紫金地處廣東省東中部、東江中游丘陵帶、隸屬於河源市管轄，是一處清秀僻靜，靠山食水之地。河源市位於東江中游，即是東江水起源及相連流域一帶地區，東面與五華縣相接，南面毗鄰惠東縣與陸河縣，西面與博羅縣及惠州市惠城區相鄰，北面則與東源縣接壤。

鍾瑞明之父親鍾明金，約生於民國八年（1919）的戰亂年代。在那個顛沛流離、戰禍連連的歲月裏，老百姓對嬰孩出生的日子與時辰大都無心記錄。鍾老先生對自己的出生日子不詳，鍾瑞明對此亦無從稽考。上世紀四十年代戰事仍未結束，年方二十、涉世未深的鍾明金為了躲避戰亂，離鄉別井從河源落戶香港，駐足新界荃

灣。那年頭的荃灣沿海還只是一片灘地小鎮，村落散佈，居民多依靠農耕漁撈維生。

鍾明金目不識丁，剛抵港也無甚麼「特殊」技能，憑一股求生意志，在機緣巧合下加入了「德士古石油公司」（Texaco，即現今的加德士 Caltex），從事「跟車」搬運與火水煤油裝卸的等藍領苦力工作，發奮只為生計，「搵兩餐」糊口，從此，在那介乎鄉村與碼頭之間、空氣彷彿混雜着鹹風與油氣的荃灣，落地生根。

德士古為一家通達全球的美國石油公司，於 1901 年在德克薩斯州博蒙特創立，曾參與著名的「紡錘頂」（Spindletop）油田開發，並迅速發展成首家在美國各州均開展銷售業務的大型石油企業。進入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後，德士古積極拓展海外市場，逐步發展為具國際影響力的能源公司。當德士古於荃灣臨海地段附近的海岬（鷗鴿灣）興建油庫，便成為當區第一批大型工業設施之一。當時，荃灣人口僅約 5,000 人，而油庫僱用了多達 1,600 名工人，佔全區人口的三分之一。





圖片上方為早期荃灣德士古油庫，於80年代遷往青衣，原址由石油公司與新世界發展聯合興建為大型私人屋苑海濱花園。